

大

城小事

橙色身影

●谢先莉



■AI制图

在深圳大街小巷里,有一抹橙色的身影,始终在我记忆里熠熠生辉。那便是我的姐姐,54岁的环卫女工先英。

姐姐于1997年来到深圳,一直做清洁工。虽然是又累又苦的活,但我从未听她抱怨过。1999年春节过后,中专毕业的我跟着姐姐来到深圳。当时找工作很难,我与姐姐住在她租的铁皮房。那时,我对她的工作没有太多概念,只知道每天凌晨四点多,整座城市还在沉睡时,姐姐就已悄然起身,带着她的清洁工具消失在黑暗中,这几乎成了我印象里最固定的关于姐姐的画面。

我曾无数次问姐姐:“为什么每天都要起这么早,这么辛苦呢?”姐姐总是微笑着,用她那粗糙的手轻轻抚摸我的头,温柔地说:“这个城市就像个爱干净的小姑娘,得干干净净地迎接新的一天呀。”姐姐就是坚守这样的信念,寒来暑往,这份工作一干就是28年。

姐姐刚入职时,单位考虑姐姐是个女孩子,想给她安排轻松一些的清扫区域。可姐姐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,她坚定地说:“我年轻,有的是力气,工作安排就按实际需要来。”后来,总有人对姐姐的选择感到不解,问她:“单位照顾你,给你安排相对轻松和自由的活,你为什么拒绝,非要自己找罪受呢?”姐姐每次都只是憨厚地笑道:“我不能因为自己,给别人增加负担,那样我心里过意不去。”

姐姐打工的前十年,她的工资全部寄回家里,资助我和弟弟妹妹上学,给家里盖新房子。姐姐自己却连衣服都不舍得买,一年四季就穿着工作服。她三十岁结婚后,才有了自己的小家。

姐姐负责清扫的区域,沿街商铺鳞次栉比,垃圾总是源源不断。但无论春夏秋冬,姐姐都一如既往地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,让每一条道路都干净清爽。每当我在不远处偷看忙碌又认真工作的姐姐,我渐渐明白,这份工作对姐

姐来说,不仅是一份生计,更是一份责任。

2011年,姐姐的女儿突然患上重病,数万元的治疗费用,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陷入了困境。“工作和照顾孩子我都不想耽误。”于是,姐姐的三轮车上多了装满药的盒子和保温饭盒。每天中午,她都会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,匆匆赶到医院给女儿送饭。看着姐姐疲惫却坚定的眼神,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压垮姐姐,反而让她变得更加坚强。

姐姐捡到钱包、手机等财物,总是第一时间上交公司或者直接还给失主。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格外寒冷,姐姐在路旁捡到一个装有笔记本电脑和各种证件的背包,她就在寒风中站了整整三个小时,直到把背包交还给失主。我问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做,姐姐还是那副憨厚的笑容,说:“将心比心,丢了东西的人心里多着急呀!”

姐姐用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清扫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,也引领我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。每天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干净整洁的路面上,姐姐的橙色身影,就和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融为一体。28年,姐姐用她的实际行动,诠释了“城市美容师”的真正含义。

我终于懂得,姐姐是用她的坚韧和无私的爱,为家人遮风挡雨,为这座城市带来整洁与美好。那身橙色的工装,在我眼中,永远散发着最温暖、最耀眼的光芒。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幼

幼那年

少年学女红

●侯龙柱

女红,泛指女子所做的纺织、刺绣等工作和成品。潮汕女人勤劳、贤惠,做女红是她们的优良传统。我读小学六年级下半学期,父亲得了不治之症,撒手西归。五兄弟姐妹还都在上学,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。

母亲在市抽纱厂工作,由于生活困难,她经常从工厂里拿些针线活回家加工,主要是绣枕头,此外还有帐眉、打缆、平绣、京绣、靛绣、钩“通花”、穿“珠袋”、绣“绒”等。她是工厂技术员,属于“全能运动员”,“十八般武艺”样样精通。有时工期紧,母亲会叫姐姐帮忙,叫我穿针线,提高工作效率。起初,出于好奇心,我很认真地识别各种纱线的颜色,诸如浅桃红、深桃红、花红、枣红、浅绿、二绿、深绿、淡黄、鹅黄、橙黄、天蓝、深蓝等。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,更因为被母亲的刻苦努力和忘我精神所感动,我对“绣花”竟产生了兴趣。当母亲拿了一个藤制的小绣圈,教我从小花小草学起,我很卖力,学得很认真。而哥哥们却认为男孩学女红太“丢人”,母亲也不强求他们。

绣枕头说难不难,但针线活必须经历从慢到快,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。枕

头有“轻工”和“重工”之分,一般来说,“尺四”“尺六”属于“轻活”,省时省力钱也比较好赚;“一对”(两个枕头)6角4分;“尺八”“二尺”属于“重活”,费时费力干起来很烦心。母亲一般都把“轻活”留给我,把“重活”留给自己。利用业余时间绣花,我经常是自觉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之后就马上拿起“花规”,经过了一年多的磨炼,加上年轻手脚灵活,我的速度很快就超过了母亲。每当遇到时间紧、任务重的工作,母亲都让我独挑大梁,我也基本能做到学习、“绣花”两不误。母亲经常在工友们面前褒奖我,引以为荣,一时间,我竟成了邻里孩子的榜样。俗话说:“粗工没有三日学。”经过了实践、磨炼,除了钩“通花”、“绣绒”等几项没有涉猎之外,其它各种女红绝活我都能熟练地掌握。

中学那年,班主任徐老师第一次到我家家访。他是从市塑料四厂派到我们学校当工宣队的工人教师,爱好文学,古典诗词功底好,又擅长中医,人很善良。见到我“绣花”时,他有点惊讶。母亲向他介绍家里的情况后,他的言语中透出了几分同情,对我给予了肯定和鼓励。那年我十五岁,多少有点害羞:怕“丑事”

让同学们知道,毕竟女红一般不是男孩子干的。然而,老师在班里把这件事作为热爱劳动的典型例子进行表扬。

后来,每当我与母亲谈起这段往事,母亲都非常高兴,对我当时的表现大加赞赏。有时候我也会认为自己当年的想法太幼稚,其实热爱劳动、勤工俭学,理解母亲的苦衷,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,怎么会丢人呢?

转眼间人生已走过了近六十个春秋,母亲也已作古多年,但她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心里。母亲的言传身教,潜移默化地滋养了我的心,这是一笔无形的财富。



■AI制图

诗 人心语

工地上的春天

●黄伟兴

晨雾还裹着凉
安全帽檐滴下三月的露
扳手咬住铁锈
螺丝在风里转出生活的纹路

吊塔的影子斜了又斜
将阳光切成细碎银片
工棚外,麻雀叼走半截烟头
剩下一地烟灰,散成未写完的短信

焊花溅落的时候
惊醒了砖缝里打盹的蚯蚓
泥浆裹着去年的草籽
混凝土的裂痕,翻涌起泥土的芬芳

有人用老茧丈量图纸的宽度
汗滴在钢筋上锈蚀成年岁的湖
塔吊钓起半枚夕阳时
野花正从桩基的沉默里悄悄探头
替每一粒尘埃,在春风中酝酿着新的希望